

乡村记事

老房顶

崔治营

我是20世纪70年代长起来的农村孩子,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的老房顶。

那时我家的房子一斗一卧,里生外熟,房顶铺着厚厚的高粱秸秆,高粱秆上面是一层一抃来厚的泥土。这样的房子,叫老檐出头。

老檐出头的屋顶,每年春天都要泥一次房。泥房那一天,父亲起个大早,将早已备好的泥房土推到院子里,然后挑水洒好泥窝。吃了早饭,母亲帮着父亲铡好麦秸,撒在泥窝上,两个人就开始和泥。一开始,父亲用铁锹来回翻,母亲用三齿倒,干着干着,父亲索性脱了鞋袜,到泥窝里踩,直踩得泥和碎麦秸浑然一体。父亲就说,泥熟了。

泥熟后,父亲先吸一支烟,然后往房上扔泥。扔泥时,父亲扎好马步,先将铁锹头在预留的泥水里涮了一下,然后铲起多半锹泥,左手抬,右手下压,身子一侧歪,泥刷的一下就飞上了房。父亲一锹一锹地扔起来,动作优美潇洒,泥儿啪嗒啪嗒落在房顶,墙面上一个泥点儿也不见。

泥上房了,父亲和母亲也相继上房。父亲手中的泥板往哪儿指,母亲就将铁锹上的泥往哪儿放。母亲放好泥后,父亲先一泥板向左抹下去,再一泥板向右拉回来,那一锹泥就铺了个平平展展,匀匀实实。两个人干起活儿来不言不语,配合默契,只用半天,就将三间北房,两间南房泥完了。

这层大泥上完,晾上个三两天,待禁住脚了,房顶还要上一层细泥。细泥用的是杠巴子土。有杠巴子土的路面,雨天里自行车不沾泥儿。和细泥儿时,父亲把杠巴子土和细细的麦糠拌在一起。这层泥儿一上,老房顶就成了艺术品,平展展、光溜溜、硬邦邦,没有一道纹儿,任汛期的雨怎么下也漏不了房。

不漏雨的老房顶,成了我的乐园。

夏天的晚上,屋子里热得睡不着觉,我央求父亲将一领蒿秸(农民用麻绳和麦秸捆扎的一种卧具)扔上房顶。然后,我爬上房顶,蒿秸上一躺,二郎腿儿一翘,享受天然的凉爽。最妙的是有月亮的夜晚,天上月华似水,房顶上月辉如纱,星星慢慢地走,几只天牛在院前屋后的柳树上吱扭吱扭地给我唱催眠曲。

秋天的老房顶又是另一番别致的景象。这个时节,我家的瓜子、花生、棉花、玉米等都收回家来了,它们满身水分,需要晾晒。而院子里是鸡、鸭和羊羔儿的天下,它们根本插脚不下,于是,勤劳聪明的父母就让它们上了房顶。

会飞的麻雀、鹌鹑却乐开了怀,尤其是小麻雀,它们不但吃谷子粒,还用小爪子乱刨!这样一来,它们可就讨人嫌了。为了吓唬麻雀,母亲让父亲在屋顶放上穿着长袖衣服的稻草人。麻雀们带来的风撩动了草人儿的空袖管儿,草人儿就扬起了胳膊。麻雀们受了惊吓共同起飞,草人儿又扬起胳膊为它们送行。几天的光景,房顶上的庄稼、棉花干透了,父亲、母亲又将它们“请”下来,该卖的卖,该入仓的入仓,于是平展展的屋顶又恢复了往日的空旷和安静。

冬天里的老屋顶,我一般是不上去的。有一天下午,母亲说烟囱堵了,父亲对我说:“你整天皮得跟山羊猴儿似的,上房打烟出去。”我高兴地上房了。父亲给我扔上一段绳子,绳子一头拴着秤砣,秤砣上系着一捆儿干草。我提溜起秤砣和干草,顺到烟囱里,提起来,放下去,如此三番,烟道就通畅了。屋里的母亲在灶膛里点着一把火,一股青烟立时从烟囱里冒出来。

花开诗旅

枫叶红

姚凤霞

一定是来自远方
一路跋涉,一路追逐
日落黄昏时,将九月村庄
染成相思的暮色

缓缓的铺开一抹月光的白
亲笔写下日子的苦辣酸甜

静静安坐在星子的明眸里
用心灵感悟,飞逝的光阴
寓意深刻的禅思,空灵的文字

一枚枫叶的嫣红
同一片玲珑剔透的鸿毛
是南归雁留下的最后叮咛

我爱我家

常回家看看

高磊

“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,你们就不会变老,是不是我们再撒撒娇,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。”每每哼起这首歌,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滋味,因为父母在不经意间都老了。

我的爸爸是一位乡村退休教师,默默耕耘了大半辈子,把半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。在爸爸的影响下,我也走上了三尺讲台。

我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。她平时除了负责我们全家的一日三餐、缝缝补补外,地里的农活几乎全包了。现在想想,她就是为了让爸爸能安心地工作,自己没有半句怨言。妈妈朴实无华,也没有豪言壮语,就是靠着“女人能顶半边天”的信念撑起了这个家。

2014年,爸爸退休了,二老也过上了儿孙绕膝、颐养天年的生活。也许是积劳成疾,年轻时身强力壮的妈妈最近几年腰腿疼得厉害,手术后也不见好转,再加上轻微脑梗,精气神逊色了许多,行动也不便,只能靠推小车、拄拐杖协助走路。老爸的身体还算硬朗,照顾老妈的重任落在了他老人家的身上。他学会了洗衣做饭,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,还经常逗老妈开心。老爸对我们说:“年轻时,我上班,你们上学,你妈起了一辈子早,做了一辈子饭,也该让她享享福啦。”

现在,我们做儿女的只有周末放假才能回老家看望父母。回到家,他们总是做我们最爱吃的饭菜。回来时,汽车后备箱总是塞得满满的,恨不得把能带的东西都给我们带着。尽管妈妈行动不便,但每次临行前总会送到大门口,眼里噙着泪珠。父母眼里,我们永远是孩子,他们老了更不愿意让我们离开,我们一定要常回家看看。

成长路标

红薯盆景

王士朝

趁着课间十分钟的当儿,张老师又去侍弄自己办公室的花花草草。

张老师现在是高三(5)班的班主任,并教该班数学课。繁忙的教学之余,她喜欢在办公室种些绿植。因为那些红花绿叶,逼仄的办公室顿时变得生机盎然,同办公室的其他老师有时也会站在盆景前欣赏一番。

张老师正在修剪一株绿萝上的几片枯叶,此时门口传来一声“报告”。声音虽小,但张老师还是听到了,她一抬头,见是自己班的学生李晨晨,便笑着打招呼:“进来吧!”

“老师,我想和您谈谈!”李晨晨低着头,声音低低地说道。张老师笑着说:“怎么,还没从期中考试阴影中跳出来?你先来看看我养的花吧!看看这些赏心悦目的花草,也许能够调节一下你目前的心态。高三了,有压力,很正常,但要学会变压力为动力啊!”

“老师,我觉得我不是学习的料,对于明年的高考,我真的不抱什么希望……”

“那你说谁是学习的料?”

“你家王彬彬就是,明年他一定能考上北大或清华。”

“是吗?咱今天先不谈我家彬彬。来,认识一下这盆盆景。”走到一个花盆边,张老师停下脚步,问道,“你知道这是什么盆景吗?小专家。”

晨晨家开着花店,假期里,他经常帮助家里干一些撒撒花、浇浇水之类的活,顺便也认识了很多绿植。

但张老师让他辨认的这一盆绿植却让他傻了眼。这是一个不大的花盆,盆中插了几支细竹竿,绿植那深绿色的藤蔓正蓬蓬勃勃地缠着竹竿,昂扬地向上生长着。晨晨家的花店开了很多年,而这样的绿植,他从未见过。

张老师看着他,笑了:“怎么样,没见过吧?”晨晨点点头。张老师又笑着说:“我这盆景,花店里可从来没卖过,这是我自己的发明,叫红薯盆景。”

“红薯盆景?红薯也能做盆景?”

“谁说红薯不能做盆景?”张老师笑着反问道,“告诉你吧,今年初夏,我发现家里旮旯处遗漏了一个红薯,等发现时已经一头发芽,一头将要腐烂,彬彬他爸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。那一刻,我突然奇想,能不能把这个发芽的红薯做成盆景?没想到,我这一试,还真成功了。”

晨晨点点头,张老师看着他,忽然严肃起来:“一个将要腐烂的红薯,没人把它当成一块什么‘料’,但转换一下思路,竟然成就了这一盆独一无二的‘景’。晨晨啊,高一、高二时你的基本功不错,进入高三,你成绩有所下降,怎么就灰心丧气,说自己不是学习的料?在老师心目中,你不仅是块‘料’,而且老师还想把你打造成一盆人见人爱的‘景’呢!”

张老师走上前,爱抚地扶着晨晨的肩膀,说:“把将要腐烂的红薯培育成盆景,这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。‘腐朽’尚能化为‘神奇’,你的基础不错,难道就不能给老师创造一个更大的‘神奇’?”

“零零”,上课铃又响了,晨晨似乎从沉思中省悟过来,他站直腰杆,对着老师鞠了一躬,一字一句地说:“老师,我懂了。”然后,他转身向教室奔去……

【从前慢】

一首名叫《从前慢》的歌一瞬间击中了我,在一点点被夕阳余晖掩映的窗前,目光盈然。走着,张望着,雀跃着,怅然着,收获着,便是半生。回望来处,曾经为了贪恋风景忘了前行,如今匆忙赶路丢了看风景的心情。

——向冬梅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号码为1563073072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
短信留言。

【秋天的清欢】

时光如水,又是一年深秋时。秋天的美,是安静的。无论是在寒山苍翠、秋水潺潺的远郊,还是在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的街头,浩瀚的苍穹之下,所有的喧嚣倏忽而逝,唯留一片寂寥和清肃。天地共享安宁,欲说还休,天凉好个秋。夕阳西沉,大地安谧,寒烟缕缕升起,如此宁静淡然,这便是秋季独有的清欢。

——吴琳

【秋之遐想】

打开秋的窗棂,阳光暖暖,风儿轻盈,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世界——秋的世界。安详中透着静美,素淡中隐着明媚。层林尽染的秋季,仿佛就是一幅静止的画,驻足在这样的画卷里,望云儿飘飘,听落红软语,闻桂香馥郁。享受大自然赋予秋这份诗意与美妙,悠远和迷离。

——张一凡